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2&ZD164) 结题成果

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桂学研究院”研究成果

桂学 研究



第四卷

桂学学术史

4

Guixue
Yanjiu

胡大雷 张利群
黄伟林 王德明 等著
黄晓娟 钟 琼



漓江出版社

胡大雷 张利群 黄伟林
王德明 黄晓娟 钟 琼 等著

桂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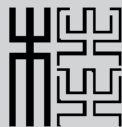
Guixue Yanjiu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64)

广西桂学研究会“桂学文库”丛书

第四卷

桂学学术史



漓江出版社

“桂学文库”丛书编委会

主 任：潘 琦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吕余生 苏受吉 李建平 赵如锋 唐春烨 容本镇
 黄 阆 黄伟林 黄祖松 黄德昌 蒋钦挥
主 编：潘 琦
副 主 编：吕余生 容本镇
编辑部主任：唐春烨
编辑部副主任：阳崇波 楚玮娜

“桂学研究”丛书撰写委员会

主任：胡大雷

《桂学综论》（第一卷）执笔：胡大雷 张利群 黄伟林 王德明 黄晓娟

《桂学理论》（第二卷）执笔：张利群

《桂学文献研究——桂学古籍文献100种》（第三卷）执笔：钟 琼 吕立忠 彭子龙

《桂学学术史》（第四卷）执笔：王德明

《桂学中的多民族文化精神》（第五卷）执笔：黄晓娟 张柱林 陈金文 范秀娟 等

《粤西古代土人研究》（第六卷）执笔：胡大雷

《桂学应用研究——文化调研与文化利用》（第七卷）执笔：黄伟林 李咏梅 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桂学学术史 / 胡大雷等著. —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20.6
ISBN 978-7-5407-8835-3

I. ①桂… II. ①胡…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史—研究—广西 IV. ①K29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11529号

桂学学术史

GUIXUE XUESHU SHI

出版人：刘迪才

特约编辑：庞 白

策划编辑：何 伟

装帧设计：陈 凌

社 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发行电话：0773-2583322 0771-5825315

电子信箱：ljcs@163.com

印 刷：珠海市豪迈实业有限公司

印 张：20.25

版 次：2020年6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5407-8835-3

著 者：胡大雷 等

审 读：张春霞

责任编辑：黄 圆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

邮 编：541002

传 真：0773-2582200 0771-5824817

网 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 / 16

字 数：350千

印 次：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问题，可随时与出版社调换

4

.....

桂学研究

第四卷

桂学学术史

.....

总 序
潘 琦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意识加强，全国各地出现了区域经济、省籍经济、省籍文化蓬勃发展的面貌及相应概念，而且在相互比学赶帮超的改革大潮中进一步强化。面对当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形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贯彻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提出广西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的目标。由于广西地域文化研究起步晚，起点低，且仍处在分散、低效、各自为战的状态，这使得广西人缺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广西学术界、文化界有志之士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建立起全区性的地域文化研究组织，进行顶层设计、整体规划、整体布局，整合资源，整合力量，全面系统地开展地域文化研究，否则广西文化发展将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落伍。在这个背景下，桂学和桂学研究会应运而生。

从2009年5月全区30多名专家学者集聚桂林雁山园，第一次提出桂学概念到2019年已整整十个年头。十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而对桂学人而言，却是广西社科、理论、文化界有志之士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十年，是广西地域文化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十年，是广西各族人民重树文化自信的十年！滴水见太阳，桂学的发展壮大印证了改革开放40年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广西桂学研究会将十年研究成果汇编成册，出版“桂学研究”丛书向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丛书首批出版七卷：《桂学综论》《桂学理论》《桂学文献研究——桂学古籍文献100种》《桂学学术史》《桂学中的多民族文化精神》《粤西古代士人研究》《桂学应用研究——文化调研与文化利用》。这七卷图书洋洋五百多万字，是作者们智慧的结晶，是桂学人用辛勤汗水浇灌的果实，是广西丰厚文化底蕴的集中展示，是广西人充满文化自信的表现，更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体现。可喜可贺，值得嘉奖！作为桂学人，我为此感到无比自信，无比自豪！

为这套丛书作总序，我不想对这套丛书每卷的内容理论、整体结构和文字表述做全面、具体的评论推介，而是希望读者细细研读，自己品味与感悟。这里只表达如下几层意思：

1. 这套丛书是试图在中国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内做一次大胆的探索。同类性质的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还不多见，而且在短短的十年内成为一个体系，成套出版丛书，似乎还没有。以我所见实在是“开荒”的性质，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和理论创新的精神，难能可贵！

2. 七卷书的作者都是当今广西乃至全国比较活跃的、颇有研究成果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事了一辈子的社会科学和文化理论研究，不敢说已达到精当深刻的程度，但对于桂学的研究他们竭尽全力，充满文化担当，充满探索精神。作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从不忘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善于从中华文明宝库中撷取精华，吸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自信，大胆地去研究、去探索、去创新。他们力争所做出的结论和论断能够准确、科学且有价值。

3. 因为桂学本身就是一门新兴的学说、学问、学理，因此许多理论、论述是作者的创见，作者重在推论、思考、总结，也曾从典籍中考据。有时也因为书中无据，只好作罢。如有同行专家学者替这些臆说理论再多找些书本证据，使桂学体系更加完善、更加准确、更加丰富、更加科学，我们自然是欢迎的。

4. 这套丛书一则是初创，二则是绪论性质，所以中间对于各种材料、史料、史实的解释、分析、引证，都只是视叙述之方便而定，并不是把广西本土文化的所有巨细无遗地做系统的叙述，特别是一些民族的历史文化尚未深度触及。桂学研究会将另组织力量做这项工作，这也是桂学研究的重要工作，义不容辞！

5. 这套丛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光靠桂学研究会一家之力很难完成。且关于桂学研究，虽然目前有些参考书可供借鉴，到底不足。所以希望

广西乃至全国学术界、文化界的同行能关心、关注、关照桂学研究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研究工程，提供资料，参与研究，撰写文稿，我们都是欢迎和感激的！

6. 这套丛书是“桂学文库”的一部分，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教育价值和研究价值。运用和提升这四个价值对于推动广西地域文化研究向深度、广度、高度发展有重要作用。丛书的出版，并非桂学研究的最终点，而是“万里长征仅仅迈开第一步”。桂学研究还有很多领域要拓展，很多课题要深化，很多理论要创新，很多命题要探索。出版丛书的目的是给探讨研究广西地域文化的人们提供一个导言和基本概念、概论，期待桂学在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充实、完善与升华！

文化的区域性以历史地理为载体和基础。作为巨大复杂的文化实体，广西文化的地域性差别是非常大的，所呈现的文化生态、文化性格也有着独特的个性。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标志物，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不断塑造培育的不竭源泉。桂学研究就是对地域文化生态、文化性格先进因素和优秀成分不断荟萃吸纳与凝结升华的过程，以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桂学人将竭尽全力将这项文化研究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努力收获更多研究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是为总序。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章 非桂籍人士的猎奇描述与“苍梧学派”的异军突起 (唐及唐前)	014
第一节 唐前对广西的描述	014
第二节 “苍梧学派”的异军突起	023
第三节 隋唐五代对广西的描写与叙述	030
第二章 猎奇渐淡的非桂籍人士的广西研究(宋元)	045
第一节 笔记小说关于广西山水、物产、风俗等的 记载与论述	045
第二节 诗文作品对广西山川、教育及统治方略等的 描述与论述	055
第三节 史书对广西地理、文化、人物等的记载 与论述	057
第四节 僧景淳的文学研究	061
第五节 契嵩的哲学、文学研究	065
第三章 桂籍本土学者的崛起与桂学研究的初步繁荣 (明至清嘉庆)	072
第一节 桂籍本土学者的崛起	072
第二节 非桂籍学者的多样化研究	116
第三节 桂籍学者与非桂籍学者的合作及广西方志的 大量问世	140
第四章 本土研究意识的强化与学术研究的高度繁荣 (道光至宣统)	148
第一节 桂籍学者的广西研究	149

第二节	桂籍学者的一般研究	173
第三节	非桂籍学者的广西研究	219
第五章	新旧交替与走向现代（民国至“文化大革命”）	233
第一节	政治、哲学、伦理等的研究	234
第二节	教育学研究	247
第三节	史学研究	256
第四节	语言学研究	266
第五节	文学研究	273
第六章	全面繁荣的当代桂学研究	288
第一节	当代桂学研究大事年表	288
第二节	桂学典籍的整理	292
第三节	当代桂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	298
参考文献	310

绪 论

广西自古以来，有粤西、峽西、广右等称呼，其疆域范围也不断变化。明清时期，除了在一段时间内钦州、廉州划归广东外，其他大部分地区均与今广西分布无异。可以说，明清以来，广西的疆域是相对稳定的。

一

桂学学术史，实际上也就是桂学研究史。而要研究桂学学术史，首先要弄清楚“桂学”这一概念。

“桂学”一词，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最早由清末的康有为提出。康有为于1894年至1895年间，应弟子龙泽厚之邀到桂林讲学，居住于桂林风洞山桂山书院。当时问学者“踵履相接，口舌有不给”，于是著《桂学答问》，把应读之书分为经书、史书、子书、理学、西学，以述读书之次第及方法。其《桂学答问序》，从理论上对读书方法进行了阐述，例如，他认为：“经学之书汗牛充栋，有穷老涉学而不得其门者……如适沙漠而无向导，伥伥然迷道而返，固也。然以迷道之故，遂舍孔子而不学，可乎？”主张学习经学要从读经学源头——孔子的著作开始。但康有为所说的“桂学”，显然指的是桂林学子追求学问、从教问学，而不具有学科或专门学问的性质。

2009年至2010年，在广西桂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前后，广西学术界对“桂学”概念进行了辨析。例如，吕余生认为，“桂学”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第一，‘桂学’是广西学术文化的总称，是概括和研究整个广西文化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说。第二，它研究的是‘八桂文化’的

历史渊源、地域特色、学术成就、地位影响、发展规律等内容。”¹李建平则认为，“桂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桂林学”，广义是“广西学”。

“桂学”作为广西学，是以现今广西地域的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研究广西一切文明活动及其规律。²潘琦则认为，“桂学”是“以广西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具有岭南特色的一种理念、理论、学说的总和。‘桂学’是一个地域性的广义文化概念，是一种能正确地、合理地呈现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现代文化的系统知识的学问、学理和学说，是广西文化的名片。广西人在广西本土创造的学说，广西人在区外创造的学说，外省籍人在广西创立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都属于‘桂学’的研究范畴。需要注意的是，桂林文化是‘桂学’研究的重点，但‘桂学’不是单纯地研究桂林文化，一定要避免狭隘的观念。从广义上说，‘桂学’是关于广西文化的学术总称；从狭义上说，‘桂学’指的是在人文学科领域内，以广西文化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多种研究行为成果，同时亦包括广西及与广西有关系的学人的多种人文研究成果及行为”。³综合各家学说，我们认为，“桂学”是康有为率先提出并逐渐为学者所认同的广义区域文化研究概念，是指以广西人、广西民族、广西学术、广西文化为研究对象，以多民族关系、多民族文化、多民族精神和谐共存为研究重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区域性、国际性特色，能合理呈现以喀斯特生态环境为主、沿海沿边、多民族聚居的广西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系统知识学问、学说的总和。它侧重于人文科学的研究，涵盖哲学、宗教、历史、教育、文学、艺术等学科。广西人在广西本土及广西以外所创造的、外省籍人在广西所创造的，都属于桂学的范畴。

1 吕余生. 谈谈桂学研究[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9(6).

2 李建平. 桂学溯源与界定初探[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0(1).

3 潘琦. 在广西桂学研究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桂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M]//韦吉锋. 桂学: 第一卷.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12: 8—13.

二

从上述概念出发，回顾整个桂学学术史，我们发现，从先秦两汉时期开始，随着广西不断进入主流视野，人们对其进行的描述与研究也就随之展开，由此也拉开了桂学研究的序幕，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纵观整个桂学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由猎奇偏见转向客观公正

在西汉扬雄所作《交州箴》中，关于广西的描写是：“交州荒裔，水与天际。越裳是南，荒国之外。爰自开辟，不羈不绊。”“荒裔”二字应当说是唐以前人们关于广西的整体印象。正因为如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广西的描述是与蛮、瘴、蛊、巫、鬼、鸟语、椎结、文身等联系在一起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描述是：“《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趾’¹。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后汉书·循吏传·任延传》云：“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这些描述充满了猎奇与偏见。

唐宋时期，人们对于广西的描述主要由两方面内容构成：一方面是文化，另一方面是自然环境。这一时期，人们对广西文化的印象，总体上还停留在猎奇和偏见阶段，也就是“魑魅乡”（宋之问《桂州三月三日》）、“荒外”（宋之问《过蛮洞》）、“百越文身地”（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周去非《岭外代答序》中所说的“广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风”“荒忽诞漫之俗”，可以说是对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广西文化所做的简洁概括。所以，这一时期的桂学研究著作，如刘恂的《岭表录异》书名所标示的那样，重点在于“录异”。在自然环境中，唐宋时期的人们已逐渐认同了桂林的气候与风景，范成大诗中所说的“天将福地巩严城，形胜山川表里明。旧说桂

1 即交趾。本书在引用文献时，对于地名、人名旧称等不作改变。

林无瘴气……”（《癸水亭落成，示坐客长老之记曰：癸水绕东城》）是当时人们的共识，但桂林以南的广西大部分地区，在当时人们的眼中都是“瘴乡”。

明清时期，人们眼中的广西文化有了较大的改变，尽管蛮、瘴、蛊、巫、鬼、鸟语等词汇依然不时出现，人们心目中的广西还是离不开这些基本符号，但使用的频率相比以前则大大降低。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广西的印象大有不同。明王儒《送杜参政之广西》一诗写道：“五岭隔南服，舆图亦茫洋。昔为椎髻区，今变冠与裳。荡荡风气开，生齿日富强。丛山薄大海，壮哉封四疆。迩来覃圣仁，幽昧靡不彰。人材上国齿，兵赋擅一方。”这首诗可以视为这一时期人们心目中对广西印象的最好概括。王儒是明初人，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广西已与以前完全不同。所以，这一时期，除了某些笔记小说之外，在正史、方志和一般的研究著作中，关于广西的内容，猎奇的色彩越来越淡薄，客观的立场越来越明显。就是笔记小说，也相对客观得多。例如，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冬，赵翼出任广西镇安（府治在今广西德保县）知府，其笔记《檐曝杂记》中有许多内容是描述镇安情况的。如卷三“边郡风俗”条描写镇安风俗：“粤西土民及滇、黔苗侬，风俗大概皆淳朴，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别。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边，其歌皆男女相悦之词。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若两相悦，则歌毕辄携手就酒棚，并坐而饮，彼此各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甚有酒后即潜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视野田草露之事，不过如内地人看戏赌钱之类，非异事也。当墟场唱歌时，诸妇女杂坐。凡游客素不相识者，皆可与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场，夫见其妻为人所调笑，不嗔而反喜者，谓妻美能使人悦也，否则或归而相诟焉。凡男女私相结，谓之‘拜同年’，又谓之‘做后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谓嫁娶生子，则须作苦成家，不复可为此游戏。是以其俗成婚虽早，然初婚时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即拜一邻姬为干娘，与之同寝。三日内，为翁姑挑水数担，即归母家。其后虽亦时至夫家，仍不同寝，恐生子则不能做后生也。大抵廿四五岁以前，皆系做后生之时。女既出拜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廿四五以后，则嬉游之性已退，愿成家室，于是夫妻始同处。以故恩意多不笃，偶因反目辄至离异，皆由于年少不即成婚之故也。余在镇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许异寝。镇民闻之皆

笑，以为此事非太守所当与闻也。近城之民颇有遵者，远乡仍复如故云。”虽然从“余在镇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许异寝”中不难看出赵翼的态度，但是，此段描述显然是比较客观的，他只是强调镇安风俗与内地风俗之别，并没有强分高下，主观上更没有猎奇和偏见。如此见识，不仅是作者个人的进步，同时也是时代的进步。从自然环境这一方面来说，广西山水秀丽的这一特点继续得到人们的认可甚至强化，桂林、柳州、玉林、梧州、桂平、南宁等地的秀丽景色不断被人们歌颂描写，而有关气候等方面的描写，则多集中于桂南及桂西北等地区，恶劣印象的地域空间大大压缩。

到了民国和当代，虽然偶有好奇，但至少在公开的学术研究上，对广西的偏见已消失殆尽。相反，过去那些被视为落后、愚昧象征的民族文化元素日益受到重视，已成为桂学研究的珍宝。

由此可见，在桂学研究的史中，猎奇与偏见的消失，历经数千年的变化发展才得以实现。桂学研究最终走向了科学、客观，实非易事。

（二）研究者由以非桂籍为主转向以桂籍为主

由于广西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所以，在清代以前，桂学研究基本上是以非桂籍的研究者为主。有关广西的研究著作，大部分出自这些非桂籍人士之手。桂籍研究者，可以列出的只有陈钦、陈元、士燮、契嵩、蒋冕等少数代表。到了清代，尤其是道光以后，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道光前后可算是整个桂学研究的分水岭，此前以非桂籍的研究者为主，此后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桂籍或在桂学者贡献。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广西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不断发展，涌现了大量桂籍学者；另一方面，桂籍学者研究广西文化与发展等方面的意识不断觉醒，从而产生了大量研究广西的著作。据梁精华《广西科举史话》统计，自开科取士以来，广西文科中进士的情况如下：唐代12人，宋代279人，明代239人，清代587人。而清代的这587名进士中，大多集中于道光以后。广西中进士的人数在不断增多，说明广西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在不断发展，尤其是到了清代后期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晚清时期，不但中进士的人数大量增加，而且位居状元、榜眼、探花的科举人才数量已经在全国小有名气了。以状元为例，广

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9位状元，其中3位集中在晚清时期，他们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龙启瑞、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张建勋、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刘福姚。而在此之前的桂林人陈继昌，更是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创造了“连中三元”的神话。所谓“一县八进士，三科两状元”这一现象就说明，广西，特别是以桂林为中心的地区，在晚清时期的教育、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这些耀眼的状元之后，必然有大量的书院为基础，必然有一支庞大的应举队伍，也必然有一支高素质的桂学研究队伍。这些在科举上取得优良成绩的广西人，顺理成章地进入官僚的行列中，一般情况下，能获得比较优裕的待遇。有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之后，在为官之余，他们纷纷进入桂学研究的队伍中。由于他们从小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必然会表现到桂学研究上，于是就大大提升了桂学研究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时期广西许多知名学者都是科举上的成功人士，如龙启瑞、朱琦、郑献甫、王拯、吕璜、廖鼎声等，这些人逐渐占据了桂学研究的主要舞台。到了近现代，特别是当代，随着广西教育和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桂学研究以广西籍的学者为主体的特征和趋势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虽然当代桂学研究已经扩展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但是，就著作的数量和研究者的数量来说，广西籍或居住在广西的学者及其著作无疑占据了大多数。

而在以非桂籍学者为主转向以桂籍学者为主的过程中，桂籍学者的桂学本土研究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强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桂学本土研究意识的觉醒始于明代蒋冕，他在《（嘉靖）广西通志序》中回顾了广西方志编纂的历史，又对曹邨等广西诗人的作品作了初步的论述考辨，但蒋冕的这种意识还不太明显和突出。到了道光时期，廖鼎声作《拙学斋论诗绝句》，苏时学作了论诗的诗作等，专论广西诗人、诗歌。其他学者在各自的领域里也表现了相同的意识，这标志着本土研究意识已完全觉醒，广西人研究广西的时代已经到来。到了当代，这种意识就更为明显了。例如2013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研究课题申报公告》中，明确强调课题要“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促进广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进一步发展，

为我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从历次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评选来看，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广大研究者自觉地以广西研究为己任，一些长期从事其他研究的学者，也自觉地加入桂学研究的队伍中来，从而形成桂学研究蔚为壮观的局面。

（三）整个桂学研究呈现出爬坡式的发展轨迹，越往后越发达

在桂学学术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明显地发现，时代越早，桂学研究越不发达；越往后，则呈现出越来越发达的局面。整体看起来，它就像一个从低处爬往高处的缓慢爬坡过程。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其一，从研究者和著作数量来看。唐代以前，关注广西的研究者和作品、广西籍的研究者均寥寥可数，只有史书和笔记中的零星记载，而广西籍研究者的作品原作也没有流传。到了唐代，这种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研究者开始增多，出现了《北户录》《桂林风土记》《岭表录异》等篇幅较长的著作，史书中有关广西的描述也大为增加。到了宋元时期，随着大量中原人士进入广西，特别是因为各种原因入桂的文人数量激增，有关广西的著作也随之大量出现。除了《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这样有规模的专著，有关诗文作品的数量和史书的有关记载也前所未有地增多，而且还出现了像景淳、契嵩这样的桂籍学者。明代至清嘉庆时期，有关广西的笔记有十余种，桂籍学者开始大量出现。清代道光以后，广西的研究者和有关广西的研究著作更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涌现了许多知名的桂学研究者和桂籍学者。民国至今，特别是当代，桂学研究不仅在广西开花，而且遍布全国，走向世界，学者和著作数量可谓空前。其二，从研究质量来看。从汉至唐代，有关广西的研究著作，其资料多来源于传闻，故多怪异猎奇。宋代以后，作者基于本人耳闻目睹的作品显著增加，所以也越来越客观。明代以后，随着方志、总集或专题论著成为研究广西的主要著作形式，作者的态度越来越严肃，所做的工作越来越细致，搜集的资料越来越丰富可靠，著作的质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如果说，相对客观的笔记，如《桂海虞衡志》等有关著述是对以前以传闻为主的笔记的一次提升的话，那么，《粤西三载》《三管英灵集》和谢启昆的《广西通志》则是以总集或方志的方式完成了对《桂海虞衡志》等前代著作的超越。到了近现代，特别是当代，随着研究的